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朝克 主编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十卷本】

通古斯鄂温克语会话

朝克 卡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朝克 主编

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

【十卷本】

通古斯鄂温克语会话

朝克 卡佳 著

目 录

前 言	001
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系统	001
通古斯鄂温克语会话	006
一 你好吗	006
二 你多大了	013
三 你是哪里人	019
四 你喜欢穿什么衣服	026
五 你用餐了吗	034
六 你住哪里	045
七 你结婚了吗	058
八 你有几个孩子	065
九 你会母语吗	074
十 你做什么工作	082
十一 你去哪里	105
十二 我要购物	125
十三 这里是鄂温克苏木	140
十四 今天是好天	154
十五 你喜欢什么野生动物	161
十六 大自然真美	175
参考文献	183
后 记	185

前 言

通古斯鄂温克语是鄂温克语三大方言之一，使用该方言的鄂温克人主要居住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以及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东苏木和锡尼河西苏木。^①但是81%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生活在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苏木，只有19%的鄂温克人在锡尼河东苏木和锡尼河西苏木生活。听当地老人讲，从他们记事起先民们就把自己称为鄂温克人，不叫通古斯鄂温克人，并解释说通古斯鄂温克是其他民族对于他们的一种称谓或称呼，或许是为了区别其他地区的鄂温克族，或许是为了区分他们语言上存在的方言差别。不论怎么说，通古斯鄂温克属于他称，不是本民族的自称。那么，“通古斯”一词是怎么来的呢？这部分鄂温克人早期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克河岸边，故而得名。也就是说，“通古斯”是将“通古斯克”河的词尾“克”省略的产物。那么，“通古斯克”的“通古斯”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表示“清澈的”之意的形容词，在早期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及其蒙古语族语言内被广泛使用。作为此形式之一的“克”则是属于构词成分，是形容词派生名词的构词词缀。这样一来，我们就弄懂了“通古斯克河”是指“清澈的河”，而“通古斯鄂温克人”应该是表示“清澈的河边的鄂温克人”之意，意译的话就会变成“生活在清澈河边的鄂温克人”。历史上，鄂温克人的不同部族之间以河为界、以河为名的现象有很多。鄂温克人很喜欢生活在有山有水或水草丰美的地方，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在河边安营扎寨，临时居住或长期定居。他们的先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这里的山河起名。届时，首领或长老们要聚在一起商议如何给山河起名，他们起名时

① 人们习惯于将锡尼河东苏木和锡尼河西苏木简称为东苏木和西苏木。

的主要依据是山河自身的某一突出特征或特点。然后，才按照新命名的山河名称说自己是“哪山”“哪河”的人或部族，对外交流时也善于以山河名称为符号系统。比如，说自己是“伊敏河的鄂温克人”“辉河的鄂温克人”“阿荣河鄂温克人”“毕鲁图山的鄂温克人”“洪库尔山的鄂温克人”“阿贵图山的鄂温克人”等。后来，这些称谓就被简化为“伊敏河鄂温克”“辉河鄂温克”“阿荣鄂温克”“毕鲁图鄂温克”“洪库尔鄂温克”“阿贵图鄂温克”等。为了将他们内部的不同部族区分清楚，不仅外族人习惯使用这些具有十分鲜明地域性、地理性、自然性、特殊性、区别性结构特征的称谓，同时他们内部也常常用这些称呼来相互指称或区别。就此，我们可以搞清楚，为什么或者说什么叫“通古斯鄂温克”。简言之，这些符号只属于他们内部进行地域性区别的系统，而不是他们的族称，他们的族称应该就是“鄂温克”。

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先民在移居呼伦贝尔之前，曾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克河及额尔古纳河流域，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乌鲁楞古”“敖嫩宝如金”以及“乌者恩”等地区。后来，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为躲避战乱，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于1917年至1925年的8年间陆续从通古斯克河及额尔古纳河流域迁到我国境内的陈巴尔虎旗特泥河及莫日格勒河一带。通古斯鄂温克人搬迁到莫日格勒以后，也有人叫他们是莫日格勒河的鄂温克人或莫日格勒鄂温克人。

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苏木建于1953年，鄂温克苏木位于陈巴尔虎旗的东南部，现有人口两千六百多，其中鄂温克族有一千七百多人，占该苏木总人口的64%以上。过去他们生活在西伯利亚通古斯克河及额尔古纳河岸边时，以驯鹿饲养为主业，以狩猎为副属性产业。不过，当他们来到辽阔无边的呼伦贝尔草原之后，根据自然条件、地理特点、生存环境很快转变和调整了产业结构及其生产方式，从而开始经营和发展草原自然游牧产业，每家每户都牧养牛马羊，使这部分鄂温克人自然而然地都成为草原牧民，过上了陈巴尔虎草原上地地道道的牧人生活。然而，伴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鄂温克苏木的鄂温克人也有一部分开始经营现代机械化的农业生产。说实话，农业生产给他们带来了十分显著的经济利益，使他们获得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这使他们的经济因经营农业生产而快速崛起。

鄂温克苏木的行政辖区内包括恩克、哈吉、雅图克、孟根诺尔、毕鲁图、阿尔山、辉屯七个嘎查和一个那吉屯。该苏木除了鄂温克族还有蒙古、达斡尔、满、汉等民族。而且，蒙古族和汉族人口均在五百人以上。鄂温克苏木有商品丰富且货源充足的小商场；有苏木医院，医院里还有鄂温克族医生；有苏木学校，鄂温克孩子们通过蒙文和汉文学习文化知识；有邮局、文化站、派出所。鄂温克苏木和巴彦库仁、海拉尔之间有公交线路，交通比较发达。在这里还应该强调的是，苏木政府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是鄂温克族人，苏木领导也是大学毕业的女性鄂温克族青年。由于苏木干部多数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所以各方面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把苏木建设为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现代特色、现代内涵的美丽草原小镇。

通古斯鄂温克人使用的母语受到现代大一统社会的强势影响，特别是无孔不入的现代化信息网络，包括电视、电脑、手机等技术的不断普及，给他们母语带来致命的冲击，直接影响了母语交流、母语传播、母语传承。根据我们掌握的实地调研资料，该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的母语会话情况如下。

(1) 老年人，也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都能够用母语无障碍地进行交流，但是在他们的交流中会出现一定数量的早期俄语借词。而且，俄语借词涉及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主要是名词术语以及由这些名词术语派生而来的动词和形容词等。另外，还有不少与畜牧业经济密切相关的蒙语借词，或汉语现代生活产品名词术语或科技术语等。再者，通古斯鄂温克60岁以上的老人都会用非常流利的布里亚特蒙语、巴尔虎蒙语进行交流，同时也能够用汉语作简单会话。不过，他们汉语会话能力十分薄弱，只能说眼前最简单不过的一些汉语。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汉语水平很低。应该指出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或者说受教育较高的60岁以上的老人，根据早期受教育情况和程度的不同，也不同程度地掌握俄语、日语等外语，甚至个别老人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2) 60岁至50岁的中老年人当中，精通母语者约达到83%。这些人的母语交流中无可避免地掺加了不少俄语、蒙语、汉语借词。其中，蒙语借词占绝大多数，其次是汉语借词，再就是俄语借词。他们当中17%的人

不精通母语，也有半懂不懂或略懂母语的人。这部分人属于从小生活在外地，或者与蒙古族、汉族建立婚姻关系，又生活在母语交流较弱地区的鄂温克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情况下用蒙语或汉语进行交流，母语交流时间和机会不多。

(3) 50岁至40岁的通古斯鄂温克群体中，精通母语者占31%，绝大多数不精通母语，只能称为会说母语，或者说能够用母语交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交流的母语里有着相当数量的蒙语、汉语借词，也有从老人那里传下来的一小部分俄语借词。我们在这里所指的精通母语群体，几乎均属于生活在远离城镇或蒙语区、汉语区的人。他们长年生活在偏远牧场或游牧点，这种特定语言环境里生活的人自然都精通母语，同时还能够用蒙语进行交流，也可以用汉语作简单交流。

(4) 40岁至30岁的通古斯鄂温克群体中，精通母语者不到10%。也就是说，他们中有90%的人不精通母语，或者说不能够十分理想地、没有障碍地用母语交流，要借助数量可观的蒙语借词和汉语借词及其少量俄语借词达到交流目的。他们当中精通母语者，同样属于生活在远离蒙语区或汉语区的牧养点上的中青年牧民。他们因常年与精通母语的老年人一起生活，一起参加牧场的各种生产活动，一起用母语交流，所以都毫无疑问地精通母语。还有一些是属于家里有完全讲母语的老人，并生活在通古斯鄂温克的嘎查村中青年。不过，他们也都会说布里亚特蒙语、巴尔虎蒙语和汉语，只不过汉语说得不流利或很一般。

(5) 30岁至20岁的通古斯鄂温克青年人当中，几乎没有精通母语者。他们中有一些会说母语的人，但不精通、不全面、不完整。他们在母语交流中，会使用数量可观的母语化的蒙语借词或汉语借词。这跟他们自幼接受蒙语教育和汉语教育有关，也跟他们能够随时接触电视、电脑、手机有关，同样和他们频繁接触蒙古族和汉族朋友，以及蒙语或汉语语言环境有关。所以说，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用蒙语交流，甚至某些时候使用汉语的频率要超过母语交流。他们母语交流的功能退化得十分厉害，一些人已经到了不会用母语正常交流的程度，更多的时候用蒙语进行交流，或者用蒙语和汉语交叉交流。就是在他们所谓的母语交流中，也自然而然地掺加了数量可观的蒙语或汉语借词，借词的使用量甚至要超过母语词语。

(6) 20岁至10岁的通古斯鄂温克青少年人当中,可以说没有精通母语者,他们使用母语的情况比30岁至20岁的青年人更不理想,绝大多数人的母语记忆变得十分模糊,变得很不系统甚至可以说是碎片化。他们中的多数人用蒙语交流,或已进入用汉语会话的状况。毋庸置疑,这都和他们的生存的社会环境、所接触的现代生活方式及高新技术的不断普及有关。从某种角度来讲,更多时候他们的语言交流或许就花费在电视、掌上电视、电脑、掌上电脑、手机、手机微信等方面。由此可见,在他们的大脑或思维世界里储存的概念和符号系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7) 10岁以下的孩童里,母语交流变得更是少之又少,甚至都听不懂母语。他们更多地使用蒙语和汉语。

以上所述,通古斯鄂温克语在强势语言的冲击之下,母语使用者变得越来越少,就是在少数人使用的母语里,也借入了大量借词。这种外来语的致命影响,关系该语言的词汇结构、语言的语音系统,以及复杂多变的语法形态变化等诸多方面,进而使该语言更早地进入了濒危状态。这就体现出保护通古斯鄂温克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在通古斯鄂温克语中既保存了寒温带地区的狩猎生产文化、畜牧业文化、历史文化符号系统,也有与大自然合为一体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符号系统。保护和抢救通古斯鄂温克语,对增强该族群语言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传承性及活力等方面均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再者,通古斯鄂温克人同蒙古国的哈木尼堪人、布里亚特蒙古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通古斯诸民族之间存在悠久的历史往来关系,也有文化历史及其文明的共同性,所有这些都毫无疑问地体现在他们的母语之中。我们还可以通过抢救和保护该语言,保存通古斯语族语言早期一些语音、词汇、语法现象,以及储存于他们语言中的早期传统文化符号。另外,我们在田野调研时也发现,在通古斯鄂温克语词汇里有关寒温带自然现象、山河湖泊、动植物名词的术语,以及有关寒温带山林地区放牧牛马养及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用语最为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通古斯鄂温克语的抢救性搜集整理工作,对我国寒温带或寒温带地区的自然现象及动植物名词术语的研究、对这些错综复杂的生命符号进行科学阐释和深度探讨,对人类早期活动的科学论证,对鄂温克族畜牧业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

救，对人类记忆的收集整理均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令人感到痛心的是，随着通古斯鄂温克语的濒危，保存其中的极其丰富的寒温带地区山林动植物、自然现象等方面的词汇不断消失，复杂多变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也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少。为此，对这一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显得刻不容缓。

由于通古斯鄂温克人在历史上不同程度地接触相邻民族，他们在传统意义上信守的萨满信仰也受到一定影响，甚至被迫接受过东正教及藏传佛教。尽管如此，他们内心深处没有放弃过万物有灵论的萨满信仰。曾几何时，通古斯鄂温克的每个家族都有神鸟的图腾标志和自己的萨满。

另外，通古斯鄂温克语作为鄂温克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这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它蕴藏并积存了丰富的文化现象。比如，在通古斯鄂温克语里保存着大量故事、神话、传说、诗歌、谜语等口头文学，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挖掘、搜集、整理。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接触通古斯鄂温克语时，很自然即能感悟和体会到其中隐含的极其丰富的寒温带地域文化、寒温带动植物文化、寒温带畜牧业文化、寒温带信仰文化。通古斯鄂温克语展现了族人千百年的生产生活历程，以及他们通过劳动和智慧创造的文化与文明。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丰富多彩的自然条件、生活环境、社会基础及其独具特色生产生活方式，就没有丰富多彩思想和思维，也没有丰富多彩的语言内涵和交流形式，自然就没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与文明。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从某一民族的语言挖掘和阐释该民族文化具有的深刻含义，进而解读该文化和文明具有的结构类型、形式内容、历史来源、发展轨迹等。特别是对通古斯鄂温克语这样没有本民族文字，历史记载内容极其有限的民族或族群来讲，抢救保护他们的母语显得更为重要和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语言，对他们的历史、文化及其文明进行深刻的探讨和深度的阐释，去论述他们独特的思维规则与语言表达形式，去客观实在地记录并整理分析通古斯鄂温克语的语音系统、词汇结构、语法体系。我们必须用科学态度，深刻分析他们语言系统中每一符号的意义和作用。比如说在语音系统内就有与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音质、音色和音调，词汇系统更是如此，语法内也有与此相关的现象。反过来

说，从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语言学的理论视角，也可以深度解释不同民族的不同自然条件、生活环境、生存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一系列深层疑难问题。

如上所述，伴随一种民族语言的濒危或消亡，其中积存和蕴藏的文明和文化现象也将随之进入濒危状态，进而给人类造成历史记忆的某种缺失或空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了避免人类极其丰富的语言社会、词汇宝库、表现手法、思维世界走向单一而枯燥乏味的道路，我们有必要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保护通古斯鄂温克语，不断加大对该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力度。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我们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强有力的经费支持和鼓舞下，很快启动了《通古斯鄂温克语会话》这项子课题，并经过几次深入细致的全面实地调研，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的会话资料，撰写完成了这本会话集。说实话，如果没有过去30余年时间里搜集整理的会话资料，只是凭借这两年田野调研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完成这一子课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该语言已经进入濒危状态，所以许多语法现象变得模糊不清，即使是被保存下来的一些语法现象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说法或发音形式，使人很难准确把握其中的正确概念及语音形式。另外，在一些词的说法上，不同发音合作人提供的资料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比如说，“林子”他们会发音成 oji、hos、fiqe、mool 等，并各自认为自己说的最为标准、最为准确。然而，实际情况是 oji 指“桦树林”、hos 表示“小树林”、fiqe 则说“森林”、mool 含有“许多的树”的意思；再如，他们表示“走”之意时，同时使用 huri-“走”、gerko-“小步快走”、jabu-“走”（满蒙语）三种说法，更多的是使用 gerko 一词，而 huri- 与 jabu- 使用得比较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上例词在各自表述的概念间具有不同的含义，为此不能混淆它们的词义关系或将这些概念混为一谈。然而，对许多鄂温克人来讲，语言的濒危使这些词原有的区别性概念逐渐变得模糊，进而失去区别性功能和特征，结果就出现了使用上的混乱现象。还有把本民族语词汇和借词混乱使用的现象，也就是在母语词语和借词间没有明确的区分，将它们均作为母语原有成分来使用，甚至是在本来有现成母语词汇的前提下使用借词，

用来用去就把借词看成是母语词汇，反过来把母语原有成分看成是借词或外来的东西。比如说，“湖”“熊”“野鸭子”“小勺”“凳子”“美丽”等在早期通古斯鄂温克语里叫 amadzi、amikan、niiki、onakaqtsi、təgənki、nandakan 等，然而现在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或者说几乎是所有人把这些概念均用 noor（蒙语借词）、baabge（蒙语借词）、galu（蒙语借词）、halbag（蒙语借词）或 lookos（俄语借词）、sandal（蒙语借词）或 istuul（俄语借词）、gojo（蒙语借词）等来表述和替代。进而错误地认为，借词是他们母语的原有成分，把母语原有叫法说成是不准确的或是错误的说法。这些现象的出现，自然而然和该语言的濒危有关。幸好课题组保存有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课题成员多次到莫日格勒河地区对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词汇、语法进行田野调查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纠正和完善该会话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还应该指出的是，通古斯鄂温克语内还有 named “那米德”和 boordzil “宝日吉勒”两个土语，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性特征，并在语音方面体现得较为突出。比如说，“孩子”和“走”在那米德话里说成 huril 与 nənə-，而在宝日吉勒话内则发音成 uril 与 ənə-等。在这种情况下，该会话集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资料更多的是以那米德话为主，同时兼顾了宝日吉勒话的相关调研资料。特别是，该会话集记音时所用的语音系统来自朝克在《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对照基础语汇集》等科研成果中归纳分析的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系统。不过，对于个别语音的记音方式做了必要的调整或补充修改。

该会话集主要由前言、会话内容、后记等内容构成。在会话内容里，尽量考虑到与通古斯鄂温克族生存环境、自然条件、地理结构、社会历史、生产活动、经济关系、传统文化、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精神信仰、学校教育、语言使用、发展变化、现代文明等密切相关的话题及语言交流形式和内容。将所搜集征集到的第一手会话资料划分为（1）你好吗；（2）你多大了；（3）你是哪里人；（4）你喜欢穿什么衣服；（5）你用餐了吗；（6）你住哪里；（7）你结婚了吗；（8）你有几个孩子；（9）你会母语吗；（10）你做什么工作；（11）你去哪里；（12）我要购物；（13）这里是鄂温克苏木；（14）今天是好天；（15）你喜欢什么野生动物；（16）大自然真美这 16 个话题内容。在这些话题内容将上文提到的各种要素充分考虑的同时，也尽量涵

括通古斯鄂温克语语法形态变化现象。

总而言之，通古斯鄂温克语会话集的搜集整理和撰写完成，对处于濒危状态的通古斯鄂温克语的抢救、保护及其永久保存工作，以及对该濒危语言展开学术分析和研究均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通古斯鄂温克语语音系统

1 元音系统

通古斯鄂温克语有 a、ə、i、e、o、u 6 个短元音，以及 aa、əə、ii、ee、oo、uu 6 个长元音。其中，短元音的使用面要比长元音广，使用率也要比长元音高。

1.1 短元音

该语言的短元音有着很高的使用率。而且，可以使用于词首、词中、词尾等词的各个部位。例如，

a ⇨ amilan 继父、katar 山、aja 好的、bira 河

ə ⇨ əkin 姐姐、əməgən 鞍子、guskə 狼

i ⇨ imanda 雪、ɕəlɨgdu 间隙、nəlki 春天

e ⇨ elgan 滑头、bera 河、aleran 生气、tolke 梦、dereme 厚的

o ⇨ olgōrən 发干、kobkorōrən 枯萎、orokto 草、filoska 耳环

u ⇨ utsi 刀、jilugta 肉干、əmundu 已经、kilgu 磨刀石

1.2 长元音

长元音虽然也使用于词的不同部位，但它们使用面不像短元音那么广泛，使用率也不像短元音那么高。相比之下，在词中使用得多一些，其次是词首的使用率，在词尾出现得比较少。例如，

aa ⇨ aafinan 睡、unaakan 马驹、ɕzaarin 为、ɕzawadɕaa 将来抓

əə ⇨ əərīrən 呼叫、nəələrən 怕、nəərən 放、ətədzəə 将来会

ii ⇨ iimə 针、iirən 进、jiin 耳朵、miin 非常、tii 那样

ee ⇨ een 什么、wees 都、beega 月、meeɡan 心、pee 啊呀

oo ⇨ ootɡoŋki 木水瓢、ɡoolin 铜、dzooko 房子、moo 树

uu ⇨ uur 巢穴、buurən 给放、juurən 出去、baruun 西、muu 水

2 辅音系统

通古斯鄂温克语辅音有 b、p、m、f、w、d、t、n、l、r、s、dz、ts、f、j、g、k、h、ŋ 19 个。这其中，b、m、d、t、n、l、s、dz、ts、g、k 有较高的使用率，其次是 h、w、r、f 的使用率，但 j、ŋ、p、f 的使用率比较低。一般而言，辅音 r、ŋ 不出现在词首，辅音 p、ts 基本不出现在词尾，辅音 f 几乎全部使用于借词。

b ⇨ bera 河、dzabaran 抓、təpufildirən 斗争、fib 彻底

p ⇨ pə 阴茎、peepe 女人生殖器、upuldirən 混乱

m ⇨ morin 马、nama 树枝、əmərən 来、əəm 药

f ⇨ fafis 法西斯、afirik 非洲、jifu 西服

w ⇨ waaran 杀、təwərən 装、tawaran 拿、əw 和谐

d ⇨ dolɡen 波涛、udunən 下雨、ɡodoli 箭、əd 用具

t ⇨ tari 他、kata 硬的、filugta 干肉、at 一包、kitat 汉人

n ⇨ nuɡan 他、ənə 母亲、ənuku 病、əməɡən 鞍子

l ⇨ libkir 盖子、lo 龙、ələ 这里、taril 他们、koril 笼子

r ⇨ awaran 擦、orokto 草、katar 山、or 床铺

s ⇨ səəɡsə 血、iisa 眼睛、bosogto 肾、hos 林子

dz ⇨ dzabaran 抓、duzdibun 牢骚话、unaadz 女儿、kukurudz 玉米

ts ⇨ tsibɡan 鸟、tsitsuga 鞭子、utsi 刀、ɡotsi 辣的

f ⇨ fiŋarin 黄的、aafinan 睡、tafu 竖的、əf 把儿

j ⇨ juurən 出、ajal 屯、aja 好、bajta 事情、bəj 人

ɡ ⇨ guɡda 高的、ugurən 骑、əməɡən 鞍子、tsətsəɡ 花、sərgəɡ 聪明的

k ⇨ kadar 山、konnorin 黑的、unaakan 马驹、ɡuskə 狼、sək 冰雪刀

h ⇨ haakin 肝脏、hologna 老鼠、tooho 所以、tohoj 胳膊肘、petuh 公鸡
 ŋ ⇨ fiŋarin 黄的、saŋaar 洞穴、iŋini 冷的、iisaŋa 瞎子、bəjuŋ 幼兽

3 音节及其结构特征

3.1 音节结构类型

通古斯鄂温克语的词汇构成中主要使用 V、VC、CV、CVC、VCC、CVCC 6 种结构类型的音节。其中，使用率最高的是 CV、CVC，其次是属 V、VC 的使用率，VCC、CVCC 的使用率最低。例如，

V ⇨ əə 毛病、oo 暖、aa 呵

VC ⇨ əf 把、or 床铺、at 一包、əd 用具、əw 和谐、əəm 药

CV ⇨ pə 阴茎、bu 我们、ma 给、doo-lo 里面、bi-lu-ku 镜子

CVC ⇨ bəj 人、ɬaan 十、tog 火、fiin 耳朵、wees 都、tər-gən 车

VCC ⇨ aŋg 开口、ilt 光华、uŋg-gə 颜色

CVCC ⇨ bars 老虎、sərt 敏感、so-ŋomt-ki 爱哭的

3.2 词的音节结构

该语言内有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四音节词、五音节词等。其中，出现率最高的是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其次是单音节词与四音节词，但五音节词出现得没有前四个实例多。另外，我们掌握的词汇资料还表明，在他们的接缀中有各种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词，以及有关派生词内也有一些由五音节词以上的音节构成的多音节词。

单音节词 ⇨ əə 毛病、əf 把儿、bi 我、bəj 人、tog 火

双音节词 ⇨ ələ (ə-lə) 这里、naala (naa-la) 手、tərgən (tər-gən) 车

三音节词 ⇨ ɬabaran (ɬa-ba-ran) 抓、awaran (a-wa-ran) 擦、kon-
 norin (kon-no-rin) 黑的、gorgagta (gor-gag-ta) 胡须

四音节词 ⇨ pantsimugdi (pan-tsi-mug-di) 可气的、fiŋarinkan (fi-ŋa-
 rin-kan) 稍黄的、hujmukəgtə (huj-mu-kəg-tə) 苍蝇

五音节词 ⇨ təpuʃildirən (tə-pu-ʃil-di-rən) 斗争、ʃiŋarintsala (ʃi-ŋa-rin-tsa-la) 略微黄的

4. 元音和谐现象

通古斯鄂温克语有元音和谐现象，并分有阳性元音、阴性元音、中性元音三种和谐规律。其中，阳性元音的和谐现象由短元音 a 和长元音 aa 为核心构成。不过，在阳性元音的和谐现象中可以出现中性元音，它们可以同时使用于同一个词；阴性元音的和谐现象由短元音 ə 和长元音 əə 为中心构成。当然，阴性元音同样可以与中性元音产生和谐关系；中性元音包括短元音 i、e、o、u 及长元音 ii、ee、oo、uu。中性元音除了在内部产生和谐关系之外，与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均可发生和谐关系。也就是说，同一个词内，中性元音能够与阳性元音或者跟阴性元音相结合，同时被使用。从以上分析的情况，完全能够看出该语言内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的和谐关系要比中性元音的和谐情况简单一些。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通古斯鄂温克语的元音和谐现象的退化。

4.1 阳性元音的和谐

4.1.1 阳性元音 a 与 aa 的和谐现象：

ɬabaran 抓、awaran 擦、anaran 推、kadar 山、waaran 杀、naala 手

4.1.2 阳性元音 a 与 aa 同中性短元音 i、e、o、u 及 ii、ee、oo、uu 间的和谐现象：

gugda 高的、unaakan 马驹、taril 他们、aafinan 睡、bera 河、unaadɬ 女儿、tsibgan 鸟、gorgagta 胡须、amilan 继父

4.2 阴性元音的和谐

4.2.1 阴性元音 ə 与 əə 的和谐现象：

nəərən 放、əməgən 鞍子、tsətsəg 花、əmərən 来、ələ 这里